

钟敬文

著

学人游记丛书

履迹心痕

中国旅游出版社

学 人 游 记 丛 书

履迹心痕

钟敬文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大钧

装帧设计:宁成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履迹心痕/钟敬文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1

(学人游记丛书)

ISBN 7-5032-1690-5

I.履… II.钟… III.①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③词(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569 号

书 名:履迹心痕

作 者:钟敬文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 邮编 100005)

印 刷:河北遵化市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50 千

印 数:1-5100 册

定 价:24.80 元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5201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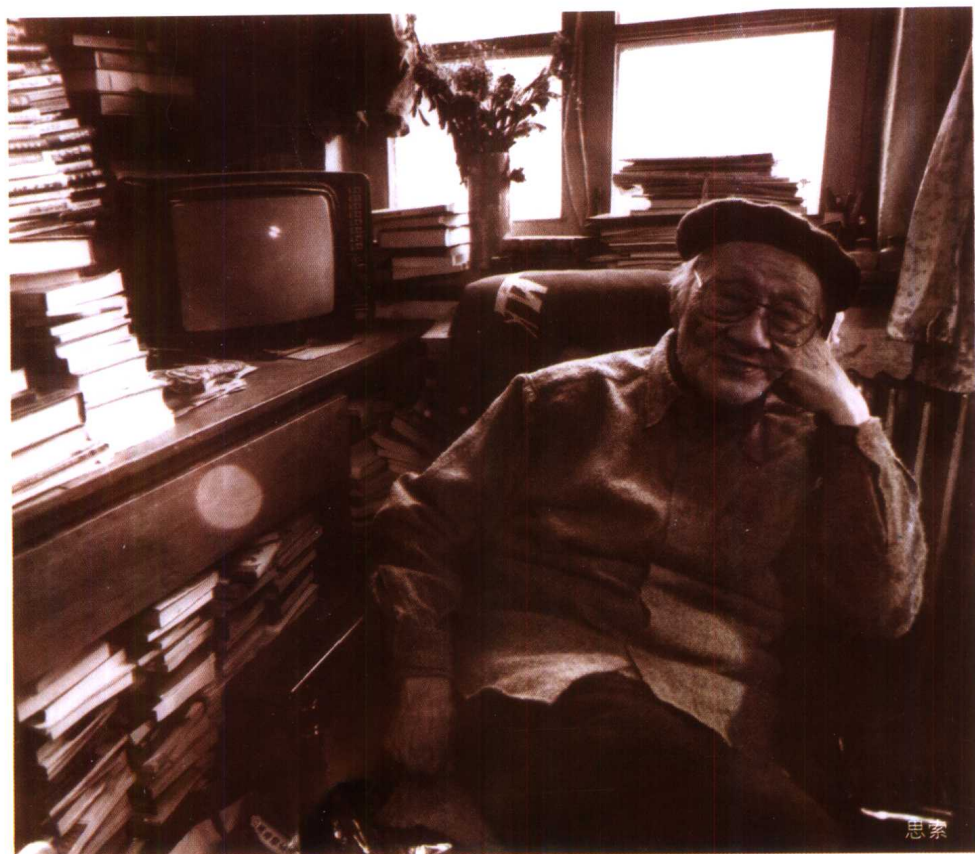


百年光阴此去还余几日，
万民文化从来总续寸心。

—钟敬文



在京郊八大处留影 (1999年)



思索



与夫人在日本房
州海滨合影
(1934年)



与王汝弼、
叶丁易（右站
者）在崇效寺赏
牡丹（1953年）



与柳亚子等文艺界同志
在颐和园留影（1949年）



文艺界西北考察团
在延安城外杜甫川(右中)、
铜川矿务局(右下)、西安华
清池(下)留影。(1956年)



长城远眺 (1979年)



在山海关孟姜女庙与同游
讲述贞女遗迹 (1979年)





参观宁波
北仑港与王恬
同志合影 (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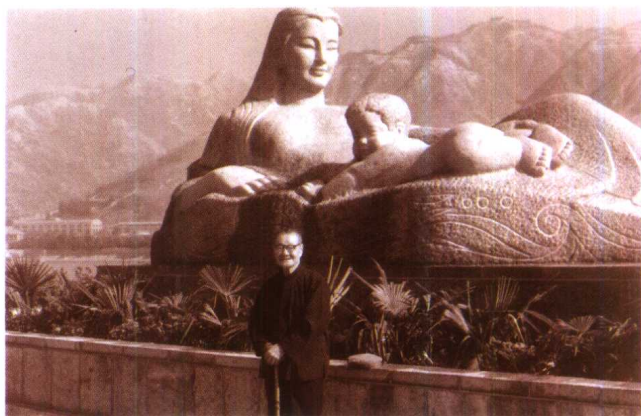


昆明西山龙门留影 (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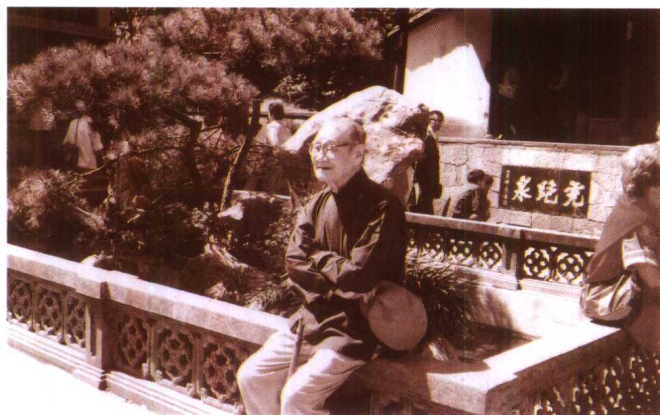


与北师大同仁游
山海关 (1979年)

黄河母亲像吟句 (1987年)



西湖虎跑泉凝思 (1987年)



绍兴兰亭书圣像前 (1987年)



燕园蔡元培像前
(80年代后期)



清照祠前
(1990年)



成都杜甫草堂寻诗 (1996年)

勿謂是林

穿林来访趁朝晖
萤火人豪去不歸
老愿未酬
餘責在後生
何敢緩鞭筆

孔孝文制
並七律一絕

新題文



甲午九一

自 序

回想起来，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有一天，中国旅游出版社编辑李大钧同志（他原是北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到寓所来看我，并说要给我编印一部旅游诗文集。他大概是看过了以前出版的一些散文选集里选录了我的游记文章之类，所以产生了这种想法的。从我这方面看，我的确对于旅游这种活动很感兴趣，而且过去的确也写作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我当时听了李同志的话，心里有些高兴，就欣然答应了。为了他编选的方便，我还指出了我那些已经出版的散文集的名称，并给他提供了一些没有公开发行的旅游诗词小册子。编印旅游诗集的事就这样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向我索取新出版的旅游诗文集。开始我有些愕然，想一想，猜他是看了报刊上出版广告的结果。其实，该书出版的广告，大概只是一种预告性质，老实的友人却把它当做事实了。尽管如此，我觉得这部书的面世时间大概是不会太久了。

过了一些时候，该书出版的消息并没有下文。我心里有些疑惑，就打电话去问大钧同志。他的回答是，该书首次征订，没有达到预期订数，暂时只能搁置了。我有些失望，但不久就把它忘怀了。



事情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今年春间，大钧同志忽然打电话来，说我的旅游诗文集出版的事情，就要上马了，并且出的不仅是我的一种，而是一套——丛书，有季羨林、张中行诸位先生的作品。只是编选文稿的事要我请别的同志担任，因为他升任编辑室主任，事情忙碌起来了。

这样一来，那一时被搁置了的诗文集，又重新获得面世的机会了。这自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失而复得，多少是使人高兴的。

接着我开始考虑和安排编选工作的人选。结果，我决定请杨哲同志和赵仁珪教授分别担任散文和诗歌方面的编选。杨哲同志曾经编辑过我的散文集子（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那本《钟敬文散文》），对于我这方面的作品是比较熟悉的。赵仁珪教授呢，他现在正着手编辑《钟敬文文集·新旧体诗歌卷》，我过去写作的那些旧诗词稿（包括那些旅游作品）都在他的手里，由他来编选韵文方面，是再合适没有的。

果然，他们驾轻就熟，编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和迅速。在暑假之前，他们把“诗词编”和“散文编”都交卷了。不过诗词方面的稿子，我想审阅一下，因此我把它带到暑假休养地去看，到开学前才转交给大钧同志。这样，我的旅游诗文集主要部分的稿子都送到编辑部了。我心里感到有些轻松。

比起十年前的情形来，现在排版、印刷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它不是老牛破车，而是骏马奔驰。前月中旬，李大钧同志亲把诗文集印刷的二校清样送了来。我和赵仁珪、萧放同志分别校勘一遍（散文部分文稿，杨哲同志已先校过一遍）。日来，我已经把全部文稿交回编辑部，所需要的插图、手迹等也都已经交付了。剩下的，就是我现在正草写的这篇《自序》。

1993.10.8

我上面略述了这部旅游诗文集编辑刊行的缘起和过程。下面我想说说我与旅游的关系和写作这些诗文的经历。

我对旅游的兴趣，产生得很早。

大概，我略懂人事时，就朦胧地怀有出外游历的愿望。记得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十二、三岁时，我出生和居住的公平镇（人口不满万人的小市镇），一时受到附近乡村居民械斗的威吓，家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把我送到距离市镇约三十里路程的乡村去躲避。那村子是我们祖上的居住地，人口约二、三百人，全村住户都是姓钟的。大家都是以种田为生业的农户。村前是平原，村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山岭，当然是树木丛生的。我本来是生长在小市镇的，环境跟这里差别很大，不管在自然风光方面，或社会人情方面，都是如此。因此，这时不免产生一种新鲜的感觉，涌起一种特异的心情。当时我已经学写作旧体诗（律绝之类），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然要产生吟咏的要求。于是，我写作了几首诗歌。后来在杭州写作游林和靖墓园的散文《怀林和靖》时，记得还追录了早年在农村时所写的那些诗篇。

总之，我对旅游感兴趣，并对它进行有关的写作，是由来已久的。产生这种事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想起来，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其一，是由于不满足于当时所处的周围局促的环境，因而萌生了突破樊笼的要求。我当时所生活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很狭隘、局促的，而我又已经开始懂得些人事，因而希望能够开阔视野，吸些新鲜的空气。这种自然的要求，是许多青少年都会感到的。不过，我当时也许更加敏感罢了。

其次，古典文学作品的启发。我当时已经读了些古典文学的著作。古典文学中，记述山川、古迹的作品，不仅

相当多，而且有许多富有魅力的篇章。我当时已经读过郇道元、柳宗元等作家的山水记及宋明一些作家的这方面文章。这不仅逗起我的旅游兴趣，也引导我热心于这方面的写作。

由于少年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兴趣和写作活动，以后随着年龄的长大、教养的增进和环境的便利，这方面活动就更加发展，结果成为我生涯和写作上一个显眼的倾向和途径了。它也就是我比起一些学者和作家来，这方面的写作占有一定份量的缘故吧。

我过去悠长的人生经历中，在旅游和有关写作方面，除了上述少年时的经历外，还有许多有关的活动。为了对本书读者提供一些参照的材料，在这里，我不妨略作简略的叙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大约有三次。

首先，是西子湖畔的抒情散文。

1928年8月，由于一桩“学术罪案”，我被迫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到远离家乡的杭州去工作——教书。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绪都不好。但是，那近在身边的西子湖，却以她强烈的魅力逗引着我。从1928年秋到1930年左右，在那里，我除了应付教学和学术的活动外，就把西湖的自然景光和人文古迹，做为我精神的寄托所和避难所。海边观潮，山中赏雪，对英雄、隐士的遗迹徘徊恹吊。结习难忘，自然写了许多描述的散文和吟咏的韵语。严格地说，主要的作品是前者——抒情散文。同时并把它编辑成书刊行，那就是《西湖漫拾》（1929年）、《湖上散记》（1930年）一类的集子。它是我全生涯中写作旅游文学的一个高峰期。以后，由于心情的变化和学艺重点的转移，这种写作游记文学（散文方面）的兴致就很少同程度地再现了。

其次，是战地巡礼和报告文学。

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1938年），我原来在桂林一个

由江苏迁来的教育学院教书。但是，形势迫得人不能安心教学，加以友人的热情邀请，我便撂下教鞭，奔赴广东前线（第四战区政治部）去工作了。1940年春，战区军民抗敌获得一次胜利（当时报刊上称为“粤北大捷”），我跟杨晦、黄药眠等文艺界的同志，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清远、翁源等地去慰劳抗战军民，并收集斗争资料，以便写作一套抗战文学。在预期的写作上，我们分了工，我是担任写作报告、散文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巡礼，我们亲眼看到敌人凶暴的遗迹，了解了军民英勇抗敌的状况，特别是强化了民族抗争的正义感情。那年中秋节前，我们从前线回到临时省会所在的韶关。我摆脱一切次要事务，笼在那临时构搭起来的茅草棚里，奋笔写作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就是本集所收的《牛背脊》、《银盏坳》、《石桥塘》等篇章。战地巡礼，自然与一般的旅游性质不同。因为它是负有严肃的任务的。但是，它同样使我离开自己原来的书斋或办公室，去到陌生的地方，接触新的自然和人事，并且要用见闻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情思，以一定的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像这样的情形，两者是有些近似的。总之，报告的散文文学，尽管与一般闲适的旅游作品有差异，但它到底是一种文学作品。这是无可怀疑的。从我个人的心情说，我还是特别偏爱文学中这类作品的。

再次，奔驰南北的旅怀韵语。

1976年9月，横行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雨过天青。拨乱反正之后，民族的生命回复了健康，民族的文化恢复了活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简单的话，给予了我们的学术、文化和生存和发展多少力量啊！我从被禁锢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为了恢复和发展我们民族和广大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虽然我年龄已过古稀，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